

楔子 少女之死

坐在化妝鏡前，少女仔細端詳著自己的長相——雙滴溜溜的大眼，靈動有神；俏挺的鼻子，五官看起來非常立體；白皙的皮膚，彷彿吹彈可破。

再看看身材，該凸的凸，該凹的凹，雖然還不到會讓人看了就噴火的程度，卻也是玲瓏有致。

看著看著，少女的眼眶突然盈滿了淚水，待情緒略為平穩後，她準備替已經好幾天沒化妝的自己上妝。

先是在臉龐擦上淡淡的粉底，接著在眼皮抹了粉紅色的眼影，之後她又在眉骨和鼻梁輕掃一層修容蜜粉，讓五官更為立體。最後在雙唇的正中點上唇蜜，抿一抿嘴，讓她原本就性感的豐唇看起來更飽滿了。

少女把頭髮盤了起來，接上髮片，慢條斯理的整理出多層次的新娘髮型。

這是就讀美容科的她，之前就預想好將來當新娘的時候想要的美妝和髮型，只是她再也用不到了，所以在這最後一刻，她要自己打扮得美美的。

看著鏡中的自己，少女再一次紅了眼眶，可是擔心會把好不容易才化好的妝哭花，她強忍住淚水，並抽了一張面紙，輕輕拭去眼角多餘的水分。

站了起來，少女走到衣櫃前，仔細挑選著衣服……這將是她這輩子穿的最後一套衣服。

她挑了一件大紅洋裝，因為她曾經聽說，穿著紅衣自殺的話，可以化成厲鬼，那麼她就可以……報復！

換上後，大紅洋裝把她的好身材襯托得一覽無遺，看著鏡中的自己，她忍不住拿起手機，開啟相機功能，幫自己留下了美麗的身影。

愣了一會兒，少女再次打開衣櫃，從深藍色的珠寶收納盒裡取出一條黑色領帶。打開窗戶，她用領帶在窗戶的橫桿上打了個死結，然後雙手用力扯了扯領帶，試試看它能不能承受住自己全身的重量。

確定它很牢固之後，少女拿起口紅，在化妝鏡上寫下：我穿紅衣而去，必將著紅衣回來，只為了……索命！

在這最後時刻，她試著回想，自己是不是還有一絲絲想要留在人世間的念頭？

當然有，她還想和同學們一起參加畢業旅行，畢業之後更想成為一個出色的美容師，然後找個可以託付終身的對象結婚，生個白白胖胖的寶寶，組織一個溫馨美滿的家庭……

她的未來還有無限可能呀！但是如今一切都不可能實現了。好恨，她真的好恨，為什麼她的人生要被如此殘酷的中斷？

淚水有如潰堤的河水般，在少女那潔白無瑕的臉頰上奔流。

拿了一張椅子，把它擺放在那條領帶的下方，然後踩了上去，站穩之後，她緩緩的把脖子套進去。

深深吸了口氣，少女用力閉上雙眼，牙一咬，一腳踢翻踩著的椅子——瞬間，她整個人往下墜，頸部被領帶緊緊勒住，劇痛立刻從脖子傳來。

少女本能的用手去抓那條深深陷進肉裡的領帶，只是不管她怎麼抓都無法讓它鬆

開，還在那白皙的頸子上，增添了無數條的紅色抓痕。

因為痛楚，她的雙腳胡亂踢蹬著，雙眼逐漸翻白、舌頭也開始外吐，現在的她，只覺得全身精力在不斷流逝，手腳也開始不聽使喚，愈來愈無力。接著是陣陣的痙攣，淚水不受控制的落下，白沫也從嘴角處冒出。

此刻的她，眼神逐漸渙散，意識愈來愈不清楚，痛楚也慢慢的離她遠去，就好像這副身軀不是她的一樣，一切就這麼歸於黑暗……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少女的眼前出現一道光明，於是她緩緩張開一雙大眼——她發覺自己依然懸吊在半空中，可是意識卻很清楚，而且頸子上的痛楚也已經消失，這讓她非常的疑惑，難道自己並沒有死？

不過她很快的就發現不對勁之處了，因為在對面的化妝鏡裡，除了她用口紅所寫下的那些字之外，她居然看不到自己的影像，也就是說……她已經死了？現在的她只不過是一縷幽魂罷了？

同時，少女也發覺一件很殘酷的事情，她竟然沒辦法自由飄移，因為她的頸子上還套著那條黑色領帶。

少女試著要扯開它，卻怎麼都打不開！不，她不甘心就這樣被綁在這裡，她還有仇要報呀！

不斷的嘗試，她多希望可以解開這條終結她美好人生的黑色領帶。

「我不甘心——」已死的少女憤恨吶喊，兩行血淚從她的臉頰緩緩滑落……

第一章 多出的人

萬山高工，這是一所高級職業學校，因為學生參加全國性的各種競賽頻頻得獎，所以知名度頗高。而為了讓一些在職人士有進修的管道，學校裡除了日間部之外也設有夜間部。

此時正逢畢業旅行的季節，畢旅向來是學生們最為期待的活動之一。

相對於日間部畢業旅行的時間非常容易敲定，夜間部的學生白天大都還有工作，所以時間的調配很麻煩，這也是為什麼學校允許他們以班為單位，可以自行選定時間和地點舉辦畢業旅行的原因。

由班導靳建邦所帶領的機工科夜間部三年甲班，選定的日期是這個星期五出發，於下星期二結束整個旅程。

在靳建邦的大力鼓吹下，全班三十五個學生全部參加，這結果不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也讓他很開心，這表示班級的向心力非常高。

既然全數參加，靳建邦在開懷之餘，也指示負責協助籌辦這次畢業旅行的學生馮均和裴正文，要更用心規劃整個行程。

知道班導這麼期待，馮均和裴正文可不敢輕忽，除了在網路上搜尋相關資訊，也四處詢問友人，最後經過多次的班級會議討論與表決後，他們選定了花東五日遊。在眾人的引頸翹望中，畢業旅行的日子終於到來。

集合的時間是早上九點，結果有人六點多就到學校來，一邊吃早餐一邊等待集合，十分迫不及待。

一直到九點整，靳建邦點過人數，確定三十五個學生都到齊之後，一一讓他們上

了遊覽車，同時也把行李全就定位。

一切就緒之後，遊覽車開離了學校，朝著他們的第一個目的地——宜蘭出發。因為雪山隧道通車的關係，到達宜蘭只需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，非常快速。這讓靳建邦不禁感慨，他們以前要去宜蘭的話，都要忍受北宜公路那九彎十八拐的酷刑，令很容易暈車的他吃了不少苦頭，想想現在的年輕人真的很好命。

因為今天是星期五，而且不是上下班時間，車流非常順暢，遊覽車很快就來到雪山隧道。

此時，導遊拿起車上的麥克風，露出職業笑容說：「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是你們這次畢業旅行的導遊——方建登，大家叫我阿登就可以了。說起這個雪山隧道，有哪位同學知道它最初叫什麼隧道嗎？」阿登笑呵呵的看著有沒有人舉手。

此時，坐在中間位置，一個微胖、戴著黑色膠框眼鏡的男生，高高舉起手說：「我知道，是坪林隧道。」

「不錯，這個同學有做功課喔。」阿登指著他讚賞的說，又問：「這位同學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那個男生揚起嘴角，得意的回答，「彭元志。」

「大家給他鼓鼓掌好不好？」在阿登的帶動下，車內立刻響起一片響亮的掌聲。彭元志也站起身來，故意做出誇張的表情，逗得眾人哈哈大笑。

等到掌聲結束之後，阿登接著說：「彭元志同學說的沒錯，雪山隧道可是亞洲第二長的公路隧道喔。它原本雖被命名為坪林隧道，但由於隧道兩端分別為新北市的坪林區、還有宜蘭縣的頭城鎮，使得頭城居民認為並不符合實況並要求更名。所以之後在政府相關部門的研議下，認為隧道穿越的雪山山脈最為合適，最後才定名為雪山隧道。」

阿登解說介紹的同時，有些人因為太早起床，紛紛打起瞌睡；有些人則邊看風景，邊聽他的講解；另外以柯文凱為首的幾個人，卻是圍在一起玩「抽鬼牌」的遊戲，玩到激動處還不斷大聲叫喊——這是他們最愛的遊戲，而且玩到很有默契，只要他們聯手，就可以讓特定的人成為最後的輸家。

等他們靜下來以後，阿登才又說起整個雪山隧道興建時所遭遇到的困難。

裴正文一邊玩抽鬼牌，還一邊笑嘻嘻的問：「阿登大哥，請問一下，我聽朋友說過，雪山隧道在興建的過程中好像死了不少人，你知道到底死了幾個嗎？」

對於他有些輕佻的態度，阿登心裡其實很不高興，不過他還是擺出職業笑容說：「整個雪山隧道的工程，一共有上千個工程人員參與，在施工過程當中，有工程人員被絞成碎片，也有被湧泉吞噬或被巨石奪走性命的。前後共十五年的施工期間裡，一共有二十五位工作人員不幸殉職。」

二十五個？！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人喪生，這時連提問的裴正文都覺得有些膽寒，頓時閉上嘴。

介紹完之後，發覺已經有好多人在打瞌睡的阿登才說：「看來大家都很累，那麼就先讓大家休息一下吧。」說完他就把麥克風關上，回到司機旁邊的位置歇息。因為負責整個行程的籌劃，雖然也很疲累，馮均卻不敢睡，不斷翻閱著行程表，

一有問題就過去和班導討論。

「好啦，這樣就行了，你也休息一下吧，不要把自己累壞了。」靳建邦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肯定他的付出。

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馮均這才收起行程表回到座位，準備先休息一下再說。為了培養睡意，他望著窗外不斷移動的景色，試著讓自己放空。

這時候遊覽車已經進入雪山隧道中，因為整個隧道全長十二多公里，開了好久都還看不到外面的天空。

一直望著窗外的馮均，突然看見前方的隧道旁，有幾個人拿著工具在石壁上敲敲打打的，看起來好像在施工。因為好奇，他仔細看了一下，想知道這幾個人在做什麼。

像是感受到他的視線一樣，那幾個工人當中，有三個人回過頭來望向遊覽車。

看清楚這些人的樣子時，馮均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——那三個人，臉上的肌膚大半都已經潰爛，不但露出頭骨，就連眼眶的地方也早已沒有眼球，只剩下黑漆漆的兩個洞，而那洞裡還冒著淡淡的綠色火焰，既詭異又駭人。

聽到他的叫聲，許多睡著的同學都被嚇醒了，驚訝的四處張望，搞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。

「馮均，怎麼了？你看到了什麼？」靳建邦快速起身走向他，發覺盯著窗外的他情緒波動相當大，連忙按著他的雙肩，輕聲說：「不要怕，看著老師，沒事了，沒事了……」在他的安撫下，馮均才漸漸的安靜下來。

其他學生看了，雖然不曉得他到底怎麼了，卻也跟著害怕起來，此刻恐懼就像會傳染一樣。因為他們知道馮均絕對不是個膽小的人，他會被嚇得這麼厲害，一定是看到非常可怕的東西。

拿了一瓶礦泉水讓他喝了幾口，等他平靜下來以後，靳建邦才問：「跟老師說吧，到底怎麼了？」

灌了幾口水，馮均的眼珠很明顯在顫動，而且目光遊移不定，不斷望向窗外，就好像外面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存在一樣。

把他的頭扳正，靳建邦拍了拍他的臉頰，嚴肅的說：「告訴老師，你到底看到什麼了？」

確定窗外不再有奇怪的「人」後，原本想說自己看到鬼的馮均，話到嘴邊不禁又猶豫了，就怕說出來以後，班導會以為他精神出了問題，於是搖了搖頭說：「沒什麼，我只是作了個惡夢……」

「真的嗎？」靳建邦狐疑的看著他。

「嗯。」心虛的馮均避開了他的眼神。

「好吧，老師就不問了，如果你想找人談，再來找老師吧。」重重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後，靳建邦回到了自己的座位。

雖然剛才看到的恐怖影像非常清晰，但馮均到現在還是不敢肯定那到底是不是幻覺？如果不是幻覺的話，那幾個人到底是什麼？該不會真的是……鬼吧？

想得正出神的他，聽到身旁的窗戶「啪」的發出奇怪聲響，於是回過頭一看——

他張大了嘴，卻怎麼都叫不出聲音……

此時馮均才知道，當一個人受到驚嚇的時候，能尖叫出聲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，至少還可以把恐懼宣洩出來，不像他現在，驚懼感全堆疊在胸口，壓得他快喘不過氣了。

窗戶上，正倒掛著幾張腐爛的臉，而這些臉的主人，身上都穿著破舊的工作服，應該就是他剛才看到的那幾個可怕的工人。

等到馮均回過神時，那幾個爛臉鬼已經不見了，也還好他及時把到了嘴邊的叫聲硬是吞了回去，不然班導肯定又要過來關心他的狀況。

雖然沒叫出來，靳建邦卻還是像感受到他的異狀，看了他一眼，那銳利的目光讓馮均很慶幸自己沒有叫出聲音，他們班導雖明理卻不好糊弄，要是又被他「關切」，他可掰不出別的理由來了。

受到接連的驚嚇後，讓他變得疑神疑鬼的，總感覺眼尾餘光好像看到什麼東西，先是嚇了一大跳，等真的看清楚時，那地方卻又什麼都沒有，這種膽戰心驚的感覺讓他非常的不好受，想睡也睡不著。

還好，接下來的路程都很平靜，馮均總算進入夢鄉之中，直到班導把他叫了起來，「馮均，餐廳到了，你和正文去安排一下吧。」

「好的。」馮均立刻跑去找裴正文，兩人一同進入餐廳，協助同學們入座。

雖然說這家餐廳的菜色差強人意，但是出來玩嘛，大家也不是很計較，很快的用完午餐後便開始接下來的景點旅遊。

先是到「福山植物園」逛了一圈，接著導遊就把他們帶到知名的泛舟勝地，準備進行刺激的泛舟活動。

這次一共安排了六艘橡皮艇，每艘小艇上都有一名教練，包括教練在內，一艘小艇上總共有七個人。

他們安排的這個泛舟行程時間大約兩個多小時，聽說溪流湍急，過程刺激，從頭到尾幾乎沒有冷場，班上幾個膽子比較大的男生早就躍躍欲試，至於女生，大多是想玩又害怕。

馮均被安排在最後一艘船，和彭元志、李志穎、裴正文、伍以禮還有柯文凱等人坐在一起，他們的教練是一位矮壯的原住民，有著潔白的牙齒和燦爛笑容。

橡皮艇才一進入河道，隨即被湍急的水流往下帶，因為速度真的很快，立刻引起他們的陣陣尖叫。

見他們玩得開心，皮膚黝黑的教練咧開嘴笑道：「你們想不想翻船呀？」

幾個玩性很重的大男生聽了，立刻開心的回應，「要，當然要。」

「那麼你們是想要平穩的翻就好呢？還是要整個飛起來，然後再重重的給它翻下去捏？」教練眯起雙眼，頗具深意的看著他們。

「哈哈，當然要整個飛起來再翻呀！」幾個大男生露出祈求的眼神說：「英明的教練，拜託你啦，翻得愈用力愈好。」

「好吧，我就知道你們都是大有為的青年。」熱情的教練哈哈大笑著說：「那麼你們就聽我的指示，當我說『翻』的時候，就要有心理準備，還有千萬別忘了，

下水前一定要把救生衣的衣領拉緊，這樣才不會沉下去，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包含馮均在內，大家都是第一次來泛舟，所以都很緊張又期待。

橡皮艇在湍急的溪中又衝了好一段距離，來到一個小轉彎時，小艇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，整個凌空而起。

教練手腳並用，抓準時機用力一扭小艇，同時大喊一聲，「翻！」橡皮艇應聲翻了個底朝天。

只是一瞬間，馮均發覺身旁充滿了氣泡和水，耳朵聽到的是「咕嚕咕嚕」的聲音，人已經跌進溪流當中。雖然會游泳，但溪水實在太過湍急，加上緊張，他竟一連喝了好幾口水，直到教練把他拉了起來。

「年輕人，站穩。」教練對著他大喊。

馮均聞言立刻雙腿用力，在湍急的溪流中勉強支撐住身體，但好幾次都差點又被湍急的溪水拖入水裡。

駐點在那裡接應的工作人員幫忙把橡皮艇拉了起來，教練先把馮均拉上橡皮艇，接著又去找尋其他幾個落水的人。

教練一邊拉起柯文凱等人，一邊皺緊眉頭，喃喃的唸著，「奇怪，怎麼會這樣咧……」

發覺他臉色怪怪的，坐在他旁邊的馮均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你們這幾個同學看起來都瘦瘦的呀，怎麼會拉起來都這麼重。」

見教練額上的青筋都冒出來了，馮均知道他不是在開玩笑，急忙說：「教練，我來幫你。」

「好，一起來，麻煩你了……」教練搖著頭說：「唉，人真的是不能不服老呀，以前二十幾歲的時候，連拉十幾個人上船也輕輕鬆鬆的，哪像現在，唉……」

教練雖然已經兩鬢斑白，但是他結實的肌肉和炯炯有神的雙目，看起來一點都不像他一開始自我介紹的五十幾歲。馮均開玩笑的說：「教練，你超年輕的啦，是我們太胖了。」他話才說完，正好看到和他同一艘橡皮艇的同學——李志穎，正在水裡面載浮載沉。

「救、救命……」伸長手的李志穎瞪大雙眼，驚恐的大叫。

望著他因為驚慌而變形的臉，馮均不禁暗暗覺得好笑。這個李志穎，一向給人硬漢的感覺，總覺得他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一樣，沒想到掉進水裡就怕成這樣。不過笑歸笑，馮均還是伸長手，準備握住他的手。

李志穎身材雖然中等，但是勤於練身，所以肌肉很結實，相對的重量應該也不輕。早在要拉住他的手之前，馮均就已經做好心理準備，不但用腳緊緊夾住小艇，同時另一隻手也緊抓住小艇上的把手，準備將他拉上來。

沒想到在握上他的手時，馮均只覺得被他抓住的手重重往下一沉，那力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整個人立刻被拖進水裡，更誇張的是小艇居然也承受不了這力道，跟著一起翻覆了。

隨著小艇翻下水的教練，從水裡冒出頭後，罵罵咧咧的說：「真是見鬼了，這個學生怎麼力量這麼大？連橡皮艇都能拉翻？」

好不容易把橡皮艇翻了過來，教練再次把馮均拉上船，同時焦急的找著其他幾個落水失散的學生。

「志穎有那麼重嗎？」馮均既納悶又不安。

「不曉得，真的很邪門，」教練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腦門，「這樣吧，年輕人，你過來一點，等會兒要拉人的時候，我們兩個一起拉，就不相信這樣還會拉不起來。」

「好的。」依照他的指示，馮均挪了過去。

很快的，他們又看到李志穎了，這次兩個人一起伸出手，拉住他的右手臂之後，用力的把人往橡皮艇上拉。

說也奇怪，這次李志穎卻變得好輕，也因為他和教練兩人用盡全力拉人，不但成功把李志穎拉上小艇，還因為太過用力，自己差點就往後翻進溪裡。

教練一雙大如牛眼的眼睛，盯著李志穎看了好一會兒，沒好氣的說：「年輕人，你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一下重、一下輕的，真是奇怪捏。」

發覺他的臉色白得不像話，馮均關心的問：「志穎，你還好吧？」

喘了好一會兒氣，李志穎才搖了搖頭說：「不好，差點就淹死了。」

「哈哈哈，年輕人，太誇張了啦，你身上還穿著救生衣呢，要淹死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呀。」教練一副受不了他的模樣。

「是真的，剛才水底下有人在拉我……」李志穎發白的雙唇微微顫抖著。

同學三年，還不曾見過他如此害怕的神情，馮均不解的說：「溪水這麼湍急，底下應該藏不了人才對呀。」他直覺認為李志穎指的是一起落水的同學拉他。

教練用力點頭，肯定的說：「說的對，就算是我這樣的游泳好手也沒辦法躲在溪底拉你的腳。」

望著他們兩個，李志穎苦著臉說：「這就是我害怕的原因，既然你們都說不可能是人，那會是什麼？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，水裡面有……」

馮均最後一個「鬼」字還沒說出口，教練已經粗暴的打斷了他的話，「呸呸呸，年輕人，不要亂說，不管你心裡在想什麼，絕對不要把那個字說出口，知道嗎？」知道這應該是他們的禁忌，馮均沒再多說什麼，只是不那麼相信鬼神的他，關心的是其他落水的同學，於是看著在他們正前方的彭元志說：「好吧，那是不是先把他們都拉起來再說？」

「好。」教練立刻操控著橡皮艇，緩緩靠向也在水裡載浮載沉的彭元志。

一連把彭元志、裴正文、伍以禮都拉上船之後，就只剩下柯文凱了。

當他們來到柯文凱的身旁時，發現他神色自若，一點緊張的感覺都沒有。馮均知道他白天在賭場裡打工，認識不少道上的兄弟，或許他因此培養出不小的膽識吧。但當橡皮艇來到柯文凱的身旁時，原本神情自然的他突然臉色一變，更放聲大喊，「快、快點把我拉上去……」

「好，你不要緊張，我們馬上把你拉上來。」教練立刻安撫他，同時和馮均伸長手拉住他的手臂。

只是還來不及用力將他往上提拉，突然有一股力量拉著柯文凱快速的衝向下游。因為教練和馮均都不敢放手，連帶使得橡皮艇也以非常快的速度往下衝。

「你們幾個快點過來幫忙，我快要拉不住了。」教練的手臂已經發麻，急忙向後方的同學求助。

聽到他的大喊，除了李志穎愣了一下之外，其他四個人立刻上來幫忙，有的拖住教練的身體，有的人幫忙拉住柯文凱的手臂。

原本是最後出發的小艇，就這樣一路追過其他的橡皮艇，第一個抵達終點。

而在終點處附近，他們總算把柯文凱的上半身拉上橡皮艇時，竟然發現他的雙腳被一雙慘白的手緊緊抓住！

這突來的狀況狠狠的把眾人嚇了一大跳，讓他們本能的全放開了手，就連教練也一樣，使得柯文凱再次掉進溪裡。

當他們回過神來之後，才再次拉住柯文凱的手，想要把他拉到小艇上來，可是卻有一股不亞於他們的拉力，不斷把他往溪裡拖去。

「救、救命，快把我拉上去！」在學校裡一向以老大自居、神氣威風的柯文凱，居然驚惶失措的大喊，這也讓馮均等人更加肯定，水底一定有什麼可怕的東西拖住了他。

「媽的，連我的地盤也敢來亂，」教練吐掉嘴裡的檳榔渣後，用力拔下掛在脖子上的項鍊，緊緊握住用山豬獠牙做成的墜子，大罵道：「讓你嚐嚐我們祖靈庇佑的聖牙——」

他把手裡的山豬獠牙，對準柯文凱的所在丟了過去。

不知道是不是錯覺，馮均等人只覺得那獠牙落下的地方，好像炸起了非常大的水花，接著就感覺到把柯文凱往下拖的力量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

趁著這個機會，眾人把已經半昏迷的柯文凱拉回橡皮艇上。

還好這次沒再看見奇怪的手，但雖然如此，彭元志等人還是被嚇到臉色蒼白，說不出話來。

在水裡載浮載沉好一段時間的柯文凱，此時已經沒有意識，幸好教練立即幫他做CPR，總算把他從鬼門關前搶救回來。

而這件詭異的事情，馮均在上岸後第一時間就向班導報告。

「這件事情不要傳出去，你跟彭元志他們幾個人說，這幾天的旅程裡要多加小心，安全第一。」擔心會造成大家的恐慌，靳建邦指示道：「我也會打電話問看看朋友，這種事情怎麼處理會好一點。」

「那個帶我們的教練說，他會請認識的師父過來這裡超渡，要我們別擔心。」馮均轉達教練的話，「不過要包個紅包給他們就是了。」

「好吧，那就先這樣處理，還好接下來的行程比較沒有危險性。」靳建邦又是皺眉，又是歎氣，讓馮均覺得壓力非常大，也暗自祈禱接下來的旅程裡不要再發生奇怪的事情。

原本靳建邦要把柯文凱送至附近的醫院檢查，他卻堅持不去，還說：「老師，畢業旅行耶，你不要讓我留下遺憾啦，我真的沒事。」

拗不過他，最後靳建邦只好讓步，「好吧，如果覺得身體不舒服的話，一定要立刻通知我，知道嗎？」

「好啦，知道啦。」柯文凱雖然被嚇得很夠本，還差點連命都沒了，但是就此退縮的話，豈不是會被他人當成笑話，這個臉他說什麼都丟不起。

結束泛舟行程後，下個點就是位在花蓮的溫泉山莊，他們要在那裡用晚餐並住宿。因為有一段路程，許多人都想利用這個時間來補眠。

然而心事重重的馮均卻毫無睡意，從來沒撞過鬼的他，至今對於那雙拉住柯文凱的手，久久無法釋懷。

以往馮均對於別人提及撞鬼之類的事情都是嗤之以鼻，直到今天……想起那雙死白的手，他還是會不自覺的打寒顫。那真的是鬼的手嗎？一般人的手，不可能是那種灰白的顏色吧？如果真的是鬼手，對方的目的又是什麼？難道就像人家說的，是想要抓交替嗎？

想起差點就溺死的柯文凱，馮均忍不住回頭望向他的位置，沒想到這麼巧，柯文凱的目光正好也朝他投了過來。

柯文凱經常霸凌其他同學，一向看不慣他作風的馮均和他幾乎沒有交情可言。不過今天見他差點被不知名的東西拖進水裡，他還是卯足全力救人，這就是他的個性，對事不對人。

不過柯文凱似乎不是很領情，見馮均正看著他，居然沒有任何反應，還很快的別過頭去，來個相應不理。

對於他近乎無禮的態度，馮均並不是那麼在意，他只是在想，人家不是說，夜路走多了總是會碰到鬼嗎？這次的意外事件和柯文凱本身不知道有沒有關係？希望沒有，他現在只希望這個畢業旅行，大家都可以很平安。

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，卻讓他毛到不行……

就在大家都上了車以後，出發之前，班導依例逐個點名，「三十五、三十六……」三十六？」班導愣了一下，剛毅的臉龐瞬間露出迷惑之色，「我們班總共是三十六個人嗎？不是三十五個？」

「咦？」車上的學生們你望我、我望你的，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。有的人記得全班的學生一共是三十五個，有些人卻又覺得好像是三十六個沒錯，一種詭異的氣氛開始在車子裡蔓延開來……

「大家不要吵，老師重新再點一次。」靳建邦這次讓學生一個一個依序報名，他則是在點名表上一個一個打勾，同時也一個一個的看著眼前的學生，想知道究竟有沒有多出一個人來。

這樣算總不會錯了吧？靳建邦仔細盯著每一個學生，跟在他身旁的馮均也是一樣，希望能找出那個多出來的人，畢竟無緣無故多出一個人來，真的很嚇人。

然而當他們看完車子裡的每一張臉孔，包括馮均在內，的確是三十六個人沒錯。而且很奇怪的是……每個人他們都認識，也就是說這些人的確都是機工科三年甲班夜間部的學生，而且點名表上列出來的人名也是三十六個沒有錯。

疑惑的看了馮均一眼，靳建邦說：「會不會真的是我們記錯了？班上應該是三十六個人才對，不是三十五個？」

本來很堅信班上只有三十五個人的馮均此刻也迷惑了，總覺得班上好像是三十五個人，卻又很像是三十六個？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？

「大家安靜，班上是三十六個人沒有錯，如果你們不放心的話，老師會再打電話回學校求證。」靳建邦知道，此刻先安定學生們驚慌的心才是最重要的，至於到底有沒有多出一個人來，慢慢再查就是了。

聽了班導的話之後，車子裡議論的聲音也逐漸平息下來，到後來對於這件事情，所有人好像也慢慢的接受了，就好像班上原本就有三十六個學生一樣。

回到座位上，馮均還是不斷想著人數的問題，正在沉思中，有人拍了他的肩膀一下，因為想得太入神，馮均被嚇了一跳。

「嚇到你了？真是不好意思。」

看見來人是王雅君時，馮均忍不住輕輕皺了一下眉頭。因為這個女生雖然長得還算漂亮，卻是有名的八卦王，我有什麼八卦值得她打聽呢？「找我有事？」

王雅君先是和他身旁的人換了位置，坐下來後笑嘻嘻的問：「喂，那個女生到底是誰呀？還挺漂亮的耶。」

「哪個女生？」聽她說得沒頭沒腦的，馮均滿頭霧水的問：「妳在說誰？」

「哎喲，別裝了啦，」王雅君掩著嘴笑道：「就今天泛舟的時候，和你們坐同一艘小艇的女生呀，我一直想不起來她是誰。」

馮均忍不住打了個寒顫，隨即盯著王雅君，正色道：「我們那艘小艇坐的都是男生，哪來的女生……」

王雅君先是愣了一下，隨即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，笑得很誇張，「你別鬧了啦，想嚇我對不對？我才不會上當。」

「我是說真的，不信妳可以問問彭元志他們幾個。」馮均可一點都笑不出來。見他非常嚴肅，加上馮均本身就不是那種會亂說話的人，王雅君倏地臉色一變，顫聲說：「所以說，你們的船上真的沒有……女生？」

「沒有錯，都是男生，就連教練也是男的，沒有女生。」馮均再一次肯定的說，

「會不會妳看……」

「呀！」王雅君突然發出一聲尖叫，「你不要再說了啦。」

她的叫聲又尖又大，很多同學都紛紛投來不明所以的目光。

「沒事、沒事。」知道自己失態了，王雅君不發一語的走回自己的座位。

之所以會這麼驚慌，是因為她的確確看到馮均他們船上坐著一個女生，留著長髮，一雙眼睛很大，鼻子又俏，加上豐厚的朱唇，真的是美女一枚。

也因為這個女生長得非常漂亮，王雅君又一時想不起來她是誰，才會想來找馮均問，卻沒想到會得到這麼嚇人的事實。

馮均又何嘗沒有被嚇到，他們的橡皮艇上明明坐的都是男生，卻有人看到一個女生坐在他們的小艇上？雖然說王雅君是有名的八卦王，卻不是那種會到處造謠的人，而且剛才她自己也被嚇到了。

知道她並沒有亂說話，馮均愈想心裡愈毛。難道說王雅君看到的女生，和抓住柯文凱的鬼手有關？這一連串詭異的事情，讓他愈來愈不安。

至於柯文凱幾個坐同一艘橡皮艇的人，當馮均和他們談起這件事的時候，他們只是臉色古怪，卻不願意多談。

看著醒著的同學聊天、分享零食，好不開心，馮均希望是自己想太多，也希望這趟畢業旅行可以劃下一個完美的句點。

第二章 亡者復生

愈希望事情可以平安順利，偏偏就有愈多的狀況發生，將近一個小時後，靳建邦把馮均和裴正文叫到導遊座位的旁邊，輕聲說：「我們好像迷路了，你們先不要讓同學們知道，一起幫忙想想辦法吧。」

「迷路？」馮均忍不住皺起眉頭，車上不是有 GPS 嗎？竟然還會迷路？何況從宜蘭到花蓮的路途很簡單，就只有一條蘇花公路啊！

像是看穿他的心思，一旁的導遊把手搭上了他的肩膀，小聲說：「就是因為事情很詭異，才會把你們找來。」

「詭異！」馮均聽了，只覺得背脊又冷了起來，畢竟今天這兩個字已經在他的腦海裡浮現過無數次了。

裴正文也疑惑的問：「老師，所以現在是找不到我們要走的路嗎？」

「這麼說吧，這路只有一條，但我們應該在一個小時前就要離開這條公路了，可是……」靳建邦歎了口氣說：「到現在還是走不出去。」

「我聽朋友說過，這個叫做鬼打牆啦。」裴正文有著莫名的興奮，隨即想起這件事情是發生在自己身上，這才垮下臉，緊張的說：「老師，那現在怎麼辦？」

「先不要擔心，我和導遊、司機剛才討論過了，再繼續走看看，真的沒有汽油的時候再做打算。」靳建邦接著說：「正文，你等會兒和導遊上去，想辦法轉移同學們的注意力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」

「嗯，我知道了。」裴正文頷首回應。

「馮均，你打電話跟溫泉山莊那邊的人聯絡一下，看看他們可不可以派人來接我們。」靳建邦沉重的說：「剛才我已經試過幾次了，可是一直打不通，你再多打幾次吧。」

「知道了，老師。我們都先不要想太多，也許只是一時走叉了路呢。」雖然心裡也很不安，馮均還是擠出笑容，寬慰班導，畢竟他必須為整個班級成員的安危負責，壓力之大可想而知。

「嗯。」靳建邦重重拍了他肩膀兩下，「謝謝你。」

「不會，那我先去聯絡了。」

「麻煩你了。」

走回上層，一邊打電話，馮均一邊注意著車窗外的狀況。

說也奇怪，不管車子走多久，窗外的景色看起來好像都一樣，但是路的盡頭卻又是在遙遠的那端，而且一整條公路上，居然就只有他們這輛車在跑，怎麼會有這麼古怪的事情？

「鬼打牆」這個名詞他耳熟能詳，只不過他一直以為，這是只有在故事和電影中才會出現的情節，沒想到會有親身體驗它的一天，而真的經歷時，也才明白有多麼可怕。

果然像班導說的，電話一直打不通，但在打電話的過程當中，馮均的視線一直看著道路前方，只希望事情能有轉機。

看著看著，馮均看見遠遠的前頭，好像有一個人站在路邊招手……怎麼會有人在這種毫無人煙的地方招手想搭車？又沒有公車站牌。

因為時間地點都太過詭異，所以他看得更仔細了——

那是一名少女，一雙靈動的大眼好像會放電一般，鼻子俏挺，五官非常立體，白皙的皮膚，彷彿吹彈可破。

照理說，那名少女離他們的遊覽車還有一段距離，不應該看得這麼清楚，但不曉得為什麼，馮均就是把她的樣貌和身型看得非常清楚，加上正質疑似鬼打牆的敏感時機，少女的出現讓他不禁頭皮發麻。

才想把這個詭異的狀況告訴班導，他卻看見了更可怕的一幕。

有一條像是繩索的黑色帶子，倏地套進了少女的脖子，瞬間收緊，並且朝上方急拉，就這麼把她扯到半空中！少女胡亂的揮舞、踢蹬手腳，非常痛苦的模樣。

而且馮均還看見她的眼睛猛地往外凸，好像隨時會掉出來一樣，舌頭也長長吐出嘴外然後身子愈浮愈高……

被嚇了一大跳的馮均，想知道少女去了何處，於是蹲低身子往上方望去，這才發現少女居然已經消失無蹤。

那到底是什麼東西？難以置信的望著幽暗的天空，馮均驚駭不已。往下探頭看了一下班導、司機，還有導遊阿登，他們只是平靜的討論著道路狀況，沒有一絲絲的驚慌，看來剛才那驚悚的一幕只有他看見而已。

為什麼今天他一直撞見這些無形的東西馮均心中忐忑、神經緊繃，可此時也只能先讓心情平復下來，專注在是否能脫離鬼打牆上了。

幾乎是在詭異少女消失的同時，司機看見前方路上出現了車輛，還看見遠處住家的燈光，立刻咧開嘴開心的說：「有了、有了，我們出來了，總算找到路了。」

馮均仔細看了一下前方，果然就像他說的，他們又回到正常的道路上了。難道剛才會迷路，都是那名少女搞的鬼？否則怎麼她才一消失，司機就找到路了？

一直在引開眾人注意力的裴正文也鬆了口氣，因為已經起疑的同學們紛紛逼問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？早在半個小時前，他們應該就要抵達溫泉山莊了。

見狀況已經解除，阿登立刻打開麥克風說：「好了，大家稍安勿躁，我們很快就會抵達飯店了，大家趁這個時間收拾一下隨身的物品吧。」

同學們這才停下議論紛紛。

而見班導等人都鬆了口氣，加上已經聯絡上溫泉山莊，不想再增加他們的壓力，馮均最後選擇把有關那名少女的事情埋藏在心裡。

不過他心中還是充滿了疑問，那名少女和王雅君所說的那個女生會是同一個嗎？

如果是的話，不就代表她是一路跟著他們過來的？

原本他以為，他們在泛舟時看到的那雙鬼手是在抓交替，也就是說她是地縛靈，應該不會離開那條溪水才對，怎麼會跟到這裡來？

不過這些「知識」也是從小說、電影裡得來的，是否真是那回事根本不得而知，現在他想知道的是，她到底想要幹什麼？

「唉！」馮均按壓著已經有些發疼的太陽穴，很懷念不相信有鬼的日子。

不相信，也沒見過鬼的時候，就算一個人走在深夜無人的馬路上也不會害怕，可是現在……只要有個風吹草動，他的心臟就會不斷緊縮外加打冷顫，這種感覺真的讓人非常不舒服。

又過了十幾分鐘，遊覽車總算抵達眾人期待已久的溫泉飯店。

因為已經遲到將近一個小時，溫泉山莊為他們所準備的飯菜早已經涼了，不過眾人還是一下就把桌上的餐點一掃而空，因為飢餓，反而吃得更快更開心。

用完晚餐後，導遊阿登帶著眾人來到溫泉山莊的大廳，分發房間和房卡。

這間溫泉山莊是仿日式的建築，整個主體採用原木石砌，有一股別致的異國風情。而因為它位在山區，附近看不到其他住家，連最近的一家飯店也都遠在十公里以外，位置算是很偏僻，今天除了他們，並無其他旅客入住。

當初馮均會看上這裡，是因為它的價錢很公道，而且還給了七折的折扣，和班導幾經商討之後，便決定要在這裡住宿。

他們選住的客房是「背包客團體房」，是大通舖，一間房可以睡八個人，一共訂了五間房，馮均被排到的房間是「204」號房。

早在來之前，他們就知道這個溫泉山莊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的，所以大家早就做好了準備。很多人都帶了撲克牌，比較有心的人連麻將都帶來了，為的就是想要打發這漫漫長夜，當然，能順便贏點旅費就更好了。至於馮均則是選擇先去泡溫泉，想藉著泡湯把今天坐車的勞累給消除掉。

這裡的公眾浴池其實不算大，不過麻雀雖小卻是五臟俱全，內部一共有冷、熱兩個浴池，也有蒸氣室，加上兩張可供休憩的大木床。

來到淋浴處，馮均先簡單的沖洗一下身體，就要去泡熱湯了，沒想到一進去，裡頭已有了人。

聽到有人進來的聲音，已經泡在冷、熱湯裡的幾個人，全都回過頭來看了一下。馮均發現，彭元志、李志穎、裴正文、伍以禮和柯文凱都來了。他們這幾個人感情相當好，常常聽他們相約出遊，是班上的小團體。在校園裡也一樣，你只要看到其中一人，表示其他人也都在附近。

這些人也曾經試著要把馮均拉進他們的小團體裡，只是馮均一直刻意和他們保持距離，因為他發現這些人有時候會聯合起來欺侮別人，光是這一點就讓他相當的感冒。

馮均最討厭的就是仗勢欺人，要麼就大大方方的一對一單挑，那麼他還會敬重對方是條漢子，如果只會以多欺少，他是絕對瞧不起的。

既然拉攏不成，以柯文凱為首的幾個人便開始敵視他，雖然還不到惡言相向的地步，卻也沒給他好臉色看過。

馮均也知道，如果不是他擁有劍道二段的實力，這些人早就聯合起來霸凌他了。沒有理會他們帶著惡意的目光，馮均自顧自的進到熱湯池，找了一個角落坐下，靜靜享受泡湯所帶來的舒適感。

雖然心裡有些不爽，但也沒有理由找他的麻煩，而且他們對於馮均的劍道實力還是有所忌憚的，所以柯文凱等人只好當作沒他這個人的存在，繼續泡他們的。

這時候，馮均聽到裴正文大笑的聲音，「元志，為什麼你的屁股上會黏著一張撲克牌？」

才休息完正準備要再次下水的彭元志，本來以為他是在開玩笑，結果摸了一下自己的屁股，發現還真的有一張牌，於是拿起來看了一下，是一張有著小丑圖樣的鬼牌，於是把它丟向裴正文，沒好氣的說：「一定是你在搞鬼對吧？一點都不好玩。」

「喂，又不是我放的，你在不爽什麼？」裴正文只覺得好心沒好報，「會不會是我們在車上玩『抽鬼牌』時，你把它藏起來的？」

「我藏鬼牌做什麼？」認定就是他在搞鬼，彭元志不再理會他，逕自進到池裡。馮均把身體整個浸泡到水裡，只露出一顆頭仰在水面上，這是他最喜歡的泡湯方式，可以讓身體的每一個細胞，完全感受到溫泉所帶來的舒適。

閉上眼睛，全身放鬆的馮均泡得正忘我時，突然覺得有什麼東西滴在他臉上，溫溫熱熱的，於是睜開眼看了一下。

本來以為這是頂上木製樑柱滴下來的水，應該沒什麼，沒想到卻看到讓他非常驚駭的一幕——也因為太過嚇人，想要坐起身的他太過驚慌，整個人滑進水裡，還喝了好幾口溫泉水。

適才映入他眼簾的是一雙腳丫子，白白淨淨的，似乎是女孩子的腳……為什麼在泡湯池的上方，會有一雙女人的腳？！

好不容易從溫泉池裡爬了出來，雖然驚駭，馮均的目光卻不受控制的盯著上方，想看清楚掛在上面的到底是什麼東西。

好像是一個女人，身上穿著紅色的洋裝，頭髮盤起，不過他所站的位置看不清她的臉。正在考慮要不要繞到她前面去看的時候，女人像是被風吹動一樣，身體竟然緩緩轉了過來，連帶的她的臉就轉了過來。

馮均總算看清了對方的容貌，只不過那是一張……非常恐怖的臉！

女人的雙眼翻白，舌頭外吐，嘴角流著白白黃黃的液體，雙手雙腳都無力的下垂，而最讓人怵目心驚的是她頸子上的那條……黑色繩索。

有人在這裡上吊自殺？！被嚇得目瞪口呆的馮均，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找回自己的神智。

才想去找人來處理的時候，在另一個角落的柯文凱等人也發現這個吊死的人了，紛紛指著吊在橫樑上的她，不斷發出慘叫聲，顯然也被嚇壞了。

「幹！要上吊不會去別的地方喔？」柯文凱不斷大罵，似乎想找回一點面子，因

為剛才被嚇到的時候，他叫得比誰都大聲。

「我去找老師來處理。」一向都嘻皮笑臉的彭元志，此刻也繃緊了臉，一點都笑不出來。

這下誰都沒有心情泡湯了，紛紛爬出水池，想要穿衣服逃離。

彭元志最快穿好衣服，就在他要離開湯屋的時候，有個黑影從半空中掉了下來，正好撞在他身上。

地上又濕又滑，被這麼一撞，彭元志腳底打滑，整個人摔倒在地，而那個黑影剛好就壓在他身上。

好不容易翻過身來，彭元志發現壓在他身上的人，竟然就是剛才吊在屋頂上的那具女屍，心臟猛地一陣緊縮，漏跳了好幾拍，張嘴想叫，卻連怎麼叫「救命」都忘了，只會「哇哇」鬼叫。

彭元志本能的想要把屍體從身上推開，卻反而和屍體愈纏愈緊，被嚇壞的他，最後很不爭氣的哭了。不過這時完全沒人有心情笑話他，因為這場面實在太過詭異。

目睹有人上吊的可怕場面就算了，屍體居然還莫名移動，掉下來壓在人身上！

雖然彭元志平時都和柯文凱等人稱兄道弟，可是面對這個可怕的狀況，一時間竟然沒人有勇氣去幫忙拉開那具女屍。

「元志，你先不要亂動，我來幫你拉開她。」馮均大著膽子，慢慢的靠近女屍，握住她的手臂，想要把她從彭元志的身上拉下來。

結果他只覺得手好像抓在一堆腐敗的豆腐上，沒能抓實她的手臂，只是抓下一大堆滑滑膩膩像是油脂的東西，觸感非常噁心。

也因為馮均的拉扯，那具女屍的臉轉而正對著彭元志，幾乎就要貼在一起了，把他嚇得歇斯底里亂叫。

就在這時，女屍原本只是半睜著的雙眼，卻突然猛地睜開，同時咧開嘴凶狠的瞪視著彭元志。

「媽呀！」這下彭元志可真的被嚇壞了，猛然推開那具女屍後就往外衝，只是還來不及打開拉門，一雙冰冷的手卻早一步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力道之大，讓彭元志瞬間吸不到空氣，整個身子都軟了下來，但他立刻試著去扳開那雙箝住自己脖子的手。

「哇，鬼呀！」一旁的裴正文放聲大叫。

剛才還吊在樑上一動也不動的女人，現在卻一臉猙獰的掐住彭元志，不是鬼是什麼？

柯文凱等人都自認不是膽小的人，在班上更以老大自居，但是現在面對的可是鬼，這種無形的東西誰不怕？

也因為恐懼，見彭元志已經被女鬼掐得大翻白眼，居然沒有人上前去幫他解危。馮均左看右看，也不曉得鬼到底怕什麼，只好抓起腳旁的一桶水，用力潑向女鬼，同時大喊，「放開他！」

結果水穿透了女鬼的身體，全潑在彭元志身上，讓已經快暈過去的他又醒過來，艱難叫著，「救命，快來救我……」

見狀，那女鬼手上再次用勁，立刻掐得他滿臉漲紅。

「我、我有護身符……」李志穎想起自己隨身都有帶護身符的習慣。

「快拿出來，說不定有效。」馮均伸長了手要向他拿。

「在置物櫃裡。」李志穎立即朝置物櫃跑去，不過他還沒跑到置物櫃，女鬼已比他快了一步，抓著彭元志朝他撞了過去。

這一撞，李志穎整個人飛撞向置物櫃，撞倒了好幾個櫃子，也撞得他頭昏眼花，渾身都痛，不斷哀叫，一時間爬不起來。

馮均一邊衝向前，一邊大喊，「快去幫忙找護身符。」

「知道啦，你很吵耶，到底誰才是老大？」柯文凱聽了非常不爽，臭著一張臉說：「你們幾個，快過去幫忙。」

「好！」伍以禮等人聽了，很爽快的大聲回應，但是除了馮均以外，卻沒有人往前衝，他們都怕得不敢亂動，站在原地觀望著女鬼的反應。

眼看馮均就要衝到置物櫃了，說也奇怪，這次女鬼卻不去阻攔他，反而把她脖子上那條像是領帶的黑色繩索解下來，套在彭元志的脖子上，用力束緊。

「啊！救救……我。」感受到脖子上傳來的痛楚，彭元志發出無力的呻吟，同時朝柯文凱伸長了手，希望他們能來救救自己。

「放開他！」柯文凱等人拿起水瓢和臉盆，紛紛丟向那個女鬼，只是那些東西全都穿過女鬼的身體，一點用都沒有。

這時候馮均也已經拿到護身符，在第一時間就衝向女鬼，希望能及時解救已經奄奄一息的彭元志。

像是很忌諱他手裡的護身符，女鬼往旁邊一跳，避開之後，居然跳上屋頂，同時也把彭元志拉上半空中。

彭元志本能的想抓掉頸上的束縛，可不管怎麼使勁都無法讓領帶鬆開，還在脖子上增添了無數條見血的抓痕。

彭元志的雙腳胡亂踢蹬，雙眼逐漸上吊、舌頭也開始外吐，他感到全身精力不斷的流逝，手腳也開始不聽使喚，接著是陣陣痙攣，有液體從他的五官流出。

眼神逐漸渙散，他的意識愈來愈不清楚，痛楚也慢慢遠離，眼前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。

「快來幫忙！」緊緊抓住彭元志的身體，馮均試著把他身體墊高，讓他的脖子不再被緊束，這時候柯文凱等人才願意過來幫忙。

雖然把彭元志墊高了，但那女鬼隨即又把手裡的帶子往上拉，故意增加他的痛苦。

「怎麼辦？再這樣下去，元志真的會死。」馮均焦急不已。

就在他們束手無策的時候，女鬼突然發出一聲尖叫，同時那條緊緊綑住彭元志的領帶居然鬆了開來不說，還回過頭捲住女鬼的頸子，把她拉上半空中，衝出屋頂之後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「怎、怎麼了？女鬼怎麼跑了？」

雖然搞不清楚眼前的狀況，但馮均等人都鬆了一口氣。

「我聽我阿嬤說過，好像自殺死掉的人，都不能離開自殺的地方太久，會不會是

這樣，所以她被拖回去了？」抖得最厲害的裴正文，邊抖邊說出自己的想法。

「不管她啦，那種髒東西滾得愈遠愈好。」柯文凱沒好氣的回應。

整件事情從開始到結束不到十分鐘，卻讓他們受到極度驚嚇，同時也摸不著頭緒，不曉得這個女鬼到底是從何而來？為何而來？

見女鬼沒有再回來，柯文凱等人鼓起勇氣去查看摔落在地上的彭元志。

只見彭元志已經翻了白眼，舌頭吐得老長，那模樣既難看又恐怖。

馮均探了一下彭元志的鼻息，觀察了好一會兒，才難過的說：「元志已經沒氣了，我看還是去找老師來處理一下比較好，順便報警。」

「我去叫老師。」伍以禮邊說邊衝出去，因為太過緊張，肩膀還在門旁重重的撞了一下。

望著柯文凱等人，馮均歎了口氣，「你們說，這個女鬼為什麼要跑到這裡來害人？」

「你問我，我問誰，白痴喔。」柯文凱狠狠瞪了他一眼。

總覺得他的反應太過，馮均斜眼看著他，冷冷的問：「你該不會認得這個女鬼吧？」

「有種你再說一次！」柯文凱抓起馮均的衣襟，惡狠狠的說：「你才認識這種鬼東西。」

「幹什麼、幹什麼？」正好進到湯屋內的靳建邦，大聲斥喝，「文凱，你想要打架是不是？」

「算你好運。」悻悻然的放開馮均，柯文凱這才對著班導說：「老師，你這樣說就沒意思了，我只是找馮均培養一下感情而已嘛。」

「不是說鬧鬼嗎？」靳建邦把躲在他身後的伍以禮推了出來，沒好氣的說：「怎麼還有心情在這邊吵架？」

剛才伍以禮慌慌張張的跑去他房間，大聲嚷嚷說什麼湯屋裡有女鬼，還說彭元志被女鬼殺死了。其實靳建邦並不相信他說「有鬼」的事情，不過他知道一定有其他狀況發生，所以立刻跟著伍以禮過來瞭解狀況，果然看到有人正準備要打架，也慶幸有跟過來，及時阻止了一場學生之間的爭鬥。

「我看你們是想在這裡打架才是真的吧？」睨著眼前的學生，靳建邦沒好氣的說：「以禮，你說元志死了，他人在哪裡？」

「是真的啦，老師。」伍以禮指著溫泉池的方向說：「在那邊。」

順著他指的方向望去，靳建邦發現果然有個全身赤裸的人躺在那裡，於是快步走了過去，就怕真的有學生出了意外。

見彭元志躺在地上，而且臉色蒼白，幾乎沒有血色可言，嚇得靳建邦立刻蹲下來，抓著他的肩膀邊搖邊喚道：「元志、元志，你怎麼了？」

「老師，都跟你說元志已經被女鬼殺死了，你就算搖到死，他也不會醒過來的。」站在一旁，雙手環抱在胸前的柯文凱，一副不以為然的模樣。剛才他們已經再三確認過，彭元志已經死透了。

然而他話才說完，彭元志居然張開眼睛，一臉茫然的望著班導說：「老師，怎麼了？」

見他醒過來，靳建邦總算鬆了口氣，隨即回過頭，惡狠狠的瞪著柯文凱等人說：

「這樣很好玩嗎？不要以為你們要畢業了，就給我搞些有的沒的，別忘了，還有一個多學期才畢業，你們如果想玩的話，老師會陪你們慢慢玩的。」

見他們幾個人眼中全閃爍著恐懼的光芒，看來自己的恐嚇生效了，靳建邦這才滿意的點著頭說：「會怕就好，接下來幾天的行程，只要你們乖乖的，今天的事情我就當作沒發生過，知道嗎？」

沒有人理會他說的話，就連馮均的注意力也都放在正在活動手腳的彭元志身上。他們並不是畏懼靳建邦的恐嚇，而是被死而復生的同學嚇破膽了。

「你們幾個，記住我說的話。」確定沒事情了，靳建邦也不再多說，逕自走向門口，臨出門前還對馮均說：「你一直都表現得不錯，離他們幾個遠一點，知道嗎？」馮均點了點頭，不過他的目光還是無法離開彭元志。

他明明已經死了呀！一個已經沒有氣息的人，怎麼可能在轉瞬間活過來？

「幹麼這樣看我？」彭元志疑惑的看著眼前幾個被他嚇壞的同學。

「你到底是人還是鬼啦？」伍以禮失控的對他大吼。

心裡也是害怕不已的李志穎，虛張聲勢的說：「我警告你喔，如果你是鬼的話，就快點離開，不然我們不會放過你的。」

「你們才是鬼咧。」沒有理會他們詫異的眼光，彭元志自顧自的穿上衣服，離開了湯屋。

「靠北，元志不是已經死了嗎？」裴正文哭喪著臉說：「他留下來到底想要做什麼？會不會是還有沒完成的遺願？」

「遺你個頭啦，他是想要抓交替。」伍以禮緊握的手正不斷發抖。

「管他要做什麼，反正一定不會是什麼好事情。」柯文凱也認為事情不單純，「大家多注意一下，只要發現元志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，立刻跟大家說一聲。」

「好。」伍以禮等人紛紛頷首回應。

「我想要回家了……」剛才的事情實在太過驚悚，裴正文真的被嚇壞了，恨不得能馬上回家。

「喂，你還在吃奶是不是？」柯文凱沒好氣的說：「就算他是鬼又怎麼樣？還不就是元志變成的鬼，能厲害到哪裡去？太雞歪的話，老子一樣打趴他。」

被他這麼一說，幾個人心神漸漸安定，感覺也不再那麼害怕了。

因為彭元志在他們當中一直扮演著開心果的角色，真的出去和人打架，他永遠是叫最大聲，有狀況的時候卻是跑第一的人。

對於這種生前沒有什麼殺傷力的人，死後所化成的鬼應該也不成氣候吧？他們的心裡都是這麼想的。

「走吧，回房間休息了。」柯文凱催促道。

「可是……元志和我們睡同一間房耶。」一想到必須和一個不知道是人還是鬼的人住同一間房，裴正文忍不住皺起了眉頭。

「把他的東西丟到別間去，就說我交代的，誰敢有問題，就叫他來找我。」柯文凱邊說邊穿起衣服。

「知道了。」為了不和他一起睡，裴正文很用力的點著頭。

見沒自己的事了，馮均也穿上衣物準備離開，不過來到出口處的時候卻被柯文凱叫住。

柯文凱伸長了手說：「把護身符還給我們。」

「拿去。」本來就沒有打算要把它據為己有，馮均把護身符丟還給他。

「收好。」接過護身符之後，柯文凱把它還給了李志穎。

Crescent